

從河南到四川

楊天白著



從河南到四川

楊 天 白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 494

從河南到四川

著 者 楊 天 白

青年·明明聯合編譯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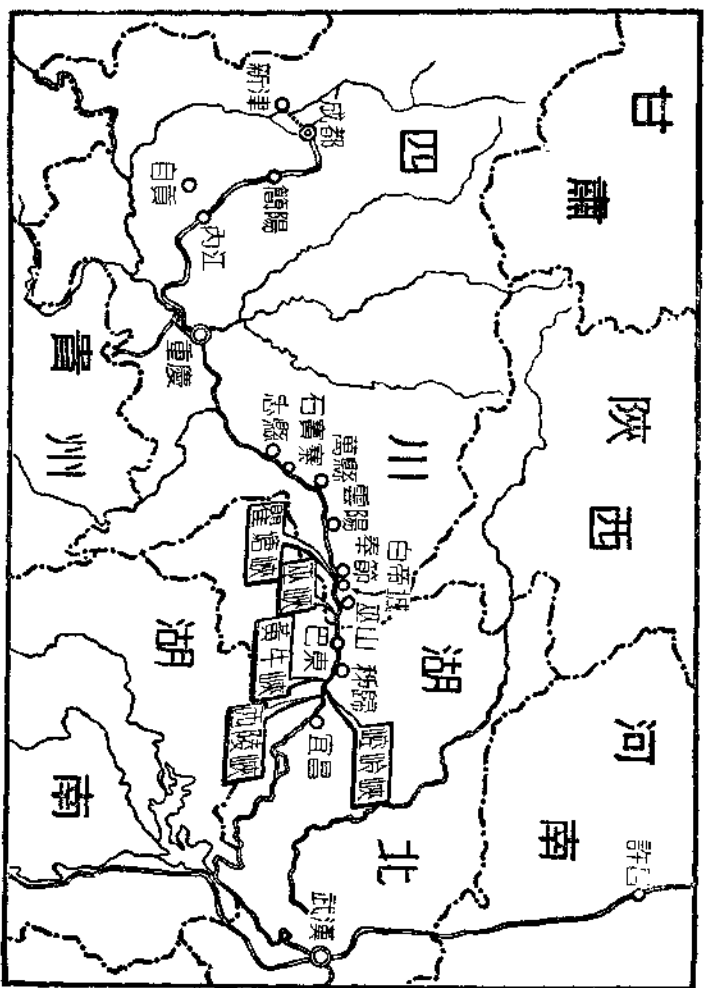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廠

字數 26,000
印數 1—15,000
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

作者從河南到四川的路綫圖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裏寫的是一個初中學生的遊記，記述了他跟着媽媽、姐姐和弟弟從河南到四川的沿路所見。他們經過了武漢，乘輪船又經過了長江三峽，後來坐成渝鐵路的火車到成都，行程一共走了幾千里。通過他在車上船上看到的許多新事物，反映了各處正在建設着的新景象和中國人民新的道德面貌；同時也通過他看到的許多山水風景和名勝古蹟，反映出祖國的遼闊、壯麗、富饒和可愛。

偉大的長江，險要的三峽，富裕的四川，多麼誘人的名字啊！一掀開地理課本，我的心就隨着課文飛起來了。

今年暑假，媽媽送姐姐到新津去結婚，我央告媽媽帶我一同去。媽媽被我纏得沒辦法，最後狠一狠心說：「好吧！回來可得好好讀書啊！」

我高興得攔住媽媽，心裏有許多話想說，可是一時不知說什麼好。媽媽看出了我的意思，笑着說：「這就是『心裏真像開了花』。懂了吧？」

「懂！」我用力說出這個懂字。這句話的妙處也真是懂了。

二

在許昌車站等火車。一個賣茶的老大娘指着我說：「和俺小東一般高，彎一彎腰就能免票。」

媽媽看看我。我說：「放心！少先隊員是不會彎腰的！」

「好！」媽媽拍拍我的頭，笑了。

「我也不彎！」均弟說。

我說：「你不彎也沒資格打票。」

「我要打！」均弟瞪着眼吵。

姐姐說：「祖國優待小孩子，打票光榮，不打票也光榮。」均弟才笑啦。

買完票，聽說在第二站台上車，媽媽馬上皺起眉頭說：「又是第二站台！」

「又是第二站台，」我心裏重複着媽媽的話，一個煩惱的故事，立刻在腦海裏浮現了。那還是在解放以前。媽媽抱着我過站台，因為路不好走，媽媽一交跌癱了腿，我的頭上也碰了一個大疙瘩。

我連忙安慰媽媽說：「不怕，我先跳下去接住均。」

走到站台前沿，發現了又寬又平的台階。媽媽的眉頭一下子展開了。她說：「真是人民的鐵路啊！」

上車時，一位警察叔叔抱着均弟，車上一位客人連忙接了過去。



車上的人快滿了。我們好不容易才找着兩個座位，可是坐不下四個人。一位解放軍叔叔看見了，馬上站起來說：「你們坐吧！我到那邊。」

媽媽感激地說：「舊社會可不是這樣，新社會真好！」

我知道媽媽準是又想起以前坐火車的故事啦。還是媽媽跌交的那一回，她含着眼淚把我拉到車上，座位早都被許多國民黨的兵和別人佔滿了。媽

媽拉着我在車門口站了幾十里地，也沒人問一聲。

三

火車開動了。車上有時播送音樂，有時播送快板。均弟笑着說：「像

開晚會。」我反駁均弟說：「晚會還有在車上開的麼？」

「流動晚會啊！」姐姐替均弟幫腔。

均弟勝利地說：「流動的，流動的！」

車上，一排座位有一個痰盂，一兩點鐘洒掃一次。

姐姐說：「解放前坐了兩站路，一雙花鞋好像從鍋底裏拉出來的。媽媽還怪我不小心。現在一點灰塵也沒有啦。」

我笑着說：「那是舊社會的『優待』，別怨媽媽。」

坐在車上，好像在家裏一樣，喝了有茶，餓了有飯車。挨坐的一位大娘，拉住我的手問長問短。我對姐姐說：「好像是作客呢。」

姐姐說：「到共產主義社會，到處是家，比作客還自在呢。」

四

到漢口，在輪船管理局登了記，想就近找一個旅館住下。一個招攬客人的旅館工友說，附近旅館住滿了，叫跟他到民族路去住。媽媽不聽他那一套，要到附近問問。挨着問了幾家旅館，果然都住滿了。

原先那位工友說：「怎麼樣？這是新漢口，誰還哄人！」他一邊說着，

一邊把我們的行李接了過去。

媽媽在後邊輕輕地說：「旅館也不哄人啦，真新鮮。」

五

第二天和媽媽一起去買船票，人多，擠得不可開交。大家要求按登記的號碼排隊。管理局接受了羣衆的意見，秩序很快就安靜了。

媽媽說：「從前，警察打着叫排隊，還沒人聽呢。」

買完船票，天還早，我們想趁機會去逛黃鶴樓。

上了渡江的小火輪，有一位服務員同志給乘客講「救生衣」使用法。他指着我們頭頂上掛的救生衣說：「這是給大家準備的！」說着拿下一件來，抖開了像一掛衝鋒槍的子彈袋，束紮起來叫大家看。

媽媽說：「人民政府想的真周到。」

姐姐說：「跨着江搭個橋才好呢！」

○黃鶴樓是武漢的名勝之一，建築在蛇山上。相傳有一個仙人騎着黃鶴經過這裏時，曾在這座樓上休息，所以人們就叫它黃鶴樓。原樓在抗戰前已經拆除，但人們把它的舊址仍叫黃鶴樓。——編者

「聽說不久，就要動工了。」媽媽望着遠處回答。

我望着寬闊的江面，心裏想：將來這座大橋該有多麼長啊！

均弟正在問媽媽救生衣裏裝的啥，忽然輪船微微震動了一下，已經到了對岸。均弟後悔地說：「可惜，可惜！我還沒嚐够輪船的味道呢。」

姐姐說：「明天有你嚐的。」

六

下了船，瞧見右上方的台階，像一架高大的樓梯。我們順着台階，一口氣爬到山頂。均弟累得滿頭大汗，張着嘴直喘。我依着石欄回頭一望：寬闊的江水在下面滾動着，沿岸的船桅像竹竿林子。往遠處看：無數又高又直的煙囪正冒着濃煙；在煙霧籠罩下，高高低低的樓房擠得密密層層的。

媽媽指着對岸又圓又尖的山峯說：「那叫龜山。我們上的這個山頭叫黃鶴山。後面這一帶山脈叫蛇山。聽說將來的武漢大橋要把龜山和蛇山連

◎武漢長江大橋的工程很大，它的組成部分之一——漢水鐵橋已經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正式開工，正橋的工程也在積極進行準備，將在一九五五年第四季度正式施工。——編者

接起來呢。」

姐姐指着江心的上空說：「到那時站在大橋上來看武漢三鎮，它就越發顯得偉大啦。」

回頭向東走，迎面有一座正方形的樓，大約有四五丈高，遠看像一座尖尖的塔。四面門窗正在裝修，可惜沒能到裏邊去看看。

再向東，有一座圍着走廊的圖書館。紅柱子綠欄杆，門窗，柱石，雕刻得都很精緻。從這兒向東看，脚下是一道蜿蜒蜿蜒的山脊。茶樓，照像館，遊客休息的亭台和靠椅，大都煥然一新。周圍種着小樹苗，沿路長滿了花草。山下大街縱橫，樓房矮矮的，好像是朝拜這座雄偉的蛇山似的。

媽媽說：「黃鶴樓已經穿上新衣服了。」

我想：再過幾年，不知它要比現在還漂亮多少倍呢。

姐姐說，聽說有一座呂祖殿，殿裏有五百個不同模樣的靈官像。我要媽媽去看。媽媽在前邊走着說：「那些泥疙瘩怕早就上地啦。」

呂祖殿在南邊山崖下，大門很小。進大門下去，只見房子、地面都很大，好像到了另一個天地。不但塑像完完整整，並且各處也打掃得乾乾淨淨。

神像大約有二尺多高，一排一排曲曲折折地排列着，個個姿勢不同，個個面貌不同。雖然滿身被煙火熏得有點發黑，可是鼻嘴眼神却跟活的一樣。

姐姐說：「怪不得現在還保存着，原來塑得這麼好啊！」

均弟說：「誰把它熏得這麼黑？」

「誰？」姐姐認真地說，「舊社會！」

「真的，以前來看的時候，只見香煙瀰漫，熏得人一把鼻涕、一把淚，誰也想不到它的藝術價值。」媽媽接着說：「龜山有一座歸元寺，有五百座羅漢像，比這還偉大呢。」

那些瞪眼豎眉的靈官也好像說：「嘻，我們也解放啦！」

七

從漢口出發，我們坐的是江和輪。開船時，兩岸還閃着稀疏的燈火。天明了。船嘩嘩地前進着。

船上廣播着歌唱祖國，我們不由得也和着唱起來。姐姐唱着，拉拉我的手，走出船艙。我懂得她的意思，連忙跟了出去。

呀！江面更寬了。遠處白浪滔滔，映射着金黃色的光彩。哪裏是頭，哪裏是邊呢？我看着江面，心裏默默地想：長江真是偉大呀！

……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，寬廣美麗的土地，是我們……

播唱到這裏，我們不知不覺地也跟着唱起來了。

「這些水流到哪裏去呀？」均弟驚訝的喊聲，使我們嚇了一跳。不知道他啥時候也出來了。

姐姐連忙攔住他，同時帶着惋惜的聲音說：「都流到大海去啦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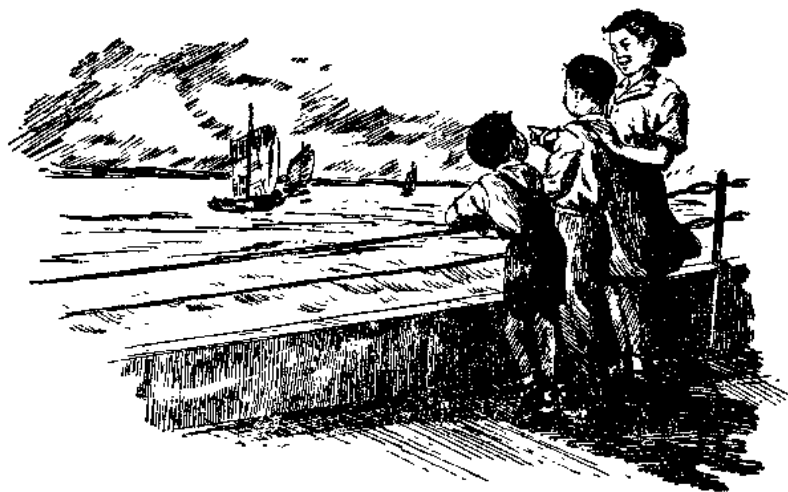
「唉，」均弟無可奈何地說，「流到咱那裏多好！」

真的，這二年我們寶豐亢旱，看見水像看見油。我不禁問姐姐說：「這麼多的水，就白白地讓它流到大海啦？」

「不，」姐姐說，「有兩個五年計劃，這水就要老老實實爲人民服務了。」

「水也會爲人民服務？」均弟半信半疑地問。

「會，」姐姐解釋說。「你要好好學習，將來成爲一個水利專家，長江就要聽你的話啦。」



「好吧，」均弟很自信地說，「我一定叫它聽話，叫它爲人民服務。」

姐姐和均弟說着，我呆呆地望着波浪洶湧的長江。江面寬窄至少有七八里，聽說有一二十丈深。只要半點鐘的流水，我們寶豐就用不完了。在這裏，半天只碰見一隻小汽輪、三四隻帆船和六七隻漁船。兩岸都是望不到邊的荒地。我吃驚地說：

「長江，長江！你還在睡覺啊！」

姐姐說：「不！長江早就醒了。這是舊社會留下的貧困，我們一定要克服它。」

均弟說：「等我當了水利專家，叫它來個大翻身，好好地爲人民服務。」我說：「對！我們一定要幫助長江發揮它的力量，爲祖國創造財富。」

八

午飯後，我們正閉着沒事，忽然擴音器響了，船上號召客人們到圖書室去閱覽書報。姐姐領着均弟看書去了。

我想起「煤的對話」那課書，要媽媽打聽打聽船上的生活。一個姓王的船員同志聽見了，他熱情地拉住我的手說：「船上工人有學習時間，有娛樂時間，並且有代表參加船上的管理工作。解放前江和輪載八百人，現在爲了客人的健康和安全，只載二百多人。以前統船賣票，賣到擠不上來爲止。上船和打仗一樣，拚命搶位置。誰上的晚，活該倒霉。現在統船也有一定鋪位。在五年計劃中，蘇聯要幫助我們製造更好的汽輪，能載八百人，冬天也能到重慶。現在的江和輪，冬天只能到宜昌。」

最後他說：「謝謝你關心我們的生活。請你告訴同學們吧：『頭腦發昏，在機器間倒下來』的生活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已經根絕了。」

晚上躺在鋪位上，好像是睡在平穩的搖籃裏，天氣雖然很熱，可是很

快就睡覺了。

九

天氣很熱，到重慶去的一個老太太病了。她的額上冒着汗珠，一大滴地往下流。臉色焦黃，張着嘴直喘氣。

老太太的媳婦兩眼含着淚，急得不知道怎麼辦好。媽媽一面安慰她，一面去報告船長。

媽媽還沒回來，船上就大聲廣播，希望懂得醫藥的人，自動幫忙醫治。

媽媽回來以後，就來了一位揹着紅十字皮包的解放軍叔叔，隨後又來了好幾位客人，有的拿着藥瓶，有的拿着扎針用的針包，都來給老太太看病。

老太太本來有病，又中暑太重。

